

进入3月,天气明显好转了很多,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3月,是雷锋的3月。每年3月前后,我都会参加一些有关雷锋的纪念活动,也曾受邀去一些单位特别是中小学,与朋友们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座谈和讲述雷锋。

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3月与雷锋紧密地联系起来,那是因为半个多世纪前,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开国元勋先后为雷锋题词,号召大家都来学雷锋。于是,春潮涌动,“学习雷锋

永恒的温暖

□胡世宗

一重温暖。

习主席说,雷锋是时代的楷模,雷锋精神是永恒的。在中国,人们可能不熟悉国外的哪个政治家,可能不熟悉文艺界的哪位演员,但大家都熟知一个响亮的名字:雷锋。半个多世纪过去,中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波,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变,但在人们心中,雷锋的模样依旧清晰,他的名字依然响亮。

如果雷锋活到今天,也是八旬老人了,他的脖子上也可以挂着一张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的卡片,身上也可以揣着一个去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老年优待证;他上了车,人们也会给他让座。岁月啊,岁月,岁月并未改变雷锋给人们留下的那张青春的笑脸,他仍然是那个22岁的侍人和气、扶老携幼的汽车兵。

雷锋有足够的热量让一个民族感受到永恒的温暖,因为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无穷的热能。

每年的3月,我们都要纪念这位早逝的英雄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,他的英雄壮举分解到了他生活中平凡的每一天,融进了他做的每一件平凡的小事。他宁肯自己饿肚子,而把每人分得的饭食让给了战友,还谎称自己肚子疼,让战友帮帮忙;他冒着秋雨,把抱着孩子迷路的大嫂送回家,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,宁肯自己被雨淋着;中秋节分到了月饼,他自己不舍得吃,送到了职工医院陌生的伤病的工人师傅手上;他连瓶汽水也不舍得买,却把积攒下来的200元储蓄,捐给了抚顺和辽阳灾区……

“世界需要善良,不需要恶毒;人间需要温暖,不需要冷酷。雷锋就是春天的风,吹呀吹,吹遍了千家万户……”这是我写给雷锋的几句诗。

雷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温暖。时光飞过了半个多世纪,这种温暖依然在,而我们身边正有千千万万个崭新的鲜活的雷锋,把这温暖——我们民族本来就深存的真善美,扩展到更为深远的时间,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,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、更幸福!

沙漠中的雕像

□陆春祥

在去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途中,恩克哈达一再推荐我去看一位哲人,阿旺丹德尔,阿拉善地区三百年来最有名的文化人,也是非常有影响的经学家。我答:必须去,风景乃过眼云烟,思想和哲人却是永恒的。

没多久,我们就到了阿旺丹德尔的故居,所谓故居,只是一个遗址而已;不过,阿旺丹德尔的雕像及后面的八座经幡白塔,在空旷的草原上,却醒目挺立着。

1840年,这个年份,简单的数字却摸得着深深的惨痛。12月3日,寒冷中国的大地上,哲人离世。显然,活了82岁的哲人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哲人的原籍为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公苏木(汉语乡镇的意思),藏族,精通藏、蒙及古梵文,国际学术界赞其为蒙藏语法大师、辞学家、翻译家、宗教哲学家、文学家等。

哲人19岁告别故乡,在拉萨哲蚌寺学习24年,掌握了五明学。也就是说,他在佛学、语言学、数学、医学、逻辑学五种大学问上均有极高的造诣。全藏佛理大考,他一鸣惊人,第一名,被授予西藏佛学院制中的最高学衔拉隆巴。回到故乡的拉隆巴阿旺丹德尔,有如当年游历西域,带着满满学问回到唐朝的玄奘,译经、写书、授徒传经,成了他的终身事业。他用蒙、藏、古梵文完成的40多部作品,为中国佛学史、语言学、文学理论等领域添加了许多重要的经典。

哲人的故居,一片沙土,几块石头上系着黄蓝不一的哈达,数丛针茅,叶条已经有些干枯,骆驼刺倒旺盛,数块大石头并排叠立,那应该是哲人家的羊圈后墙。哲人雕像的前面,是一个枯河床,河边有一棵三百多年的老槐树。恩克哈达说,这河以前的水很清澈,这树也很茂盛,哲人以前一定常在河边树下读书念经。我答,一定是的。我们下河床走了走,细沙板结,用力踩踩,想踩出几滴水来,似乎不可能。哲人故居的另一边,有一石碑,标示着“甘露井”。这是哲人家祖上的饮用水源,井上用砖盖着,恩克哈达掀开盖,井里真有水。还有旧马槽,长长的,至少三匹马可以同饮。原来这里是一个马圈遗址,不少枯树桩,上面围着铁丝,一只喜鹊停在桩头,一动不动。我甚是奇怪,它应该没有见惯人呀,见了生人怎么不飞走呢?远处,又一只喜鹊飞来,难怪不走,它在等它的先生或者太太吧。

回望风中伫立的阿旺丹德尔,他深邃的双眼,仰望着远方。哲人神秘而慈祥的诵经声,似乎贯耳袭来。

大家V微语

总会有转机

□吴根

●大卫中学毕业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他应征入伍,被分配到最危险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。这天,大卫坐在家,悲伤地流着眼泪。祖父开导大卫:“别担心,会有转机的,你可能被分到战地部,也可能被分到内勤部。”

●“如果我不幸被分到了战地部呢?”大卫悲伤地问。“也会有转机。你可能被分到境外,也有机会留在英国。”

●“如果我被分到境外呢?”祖父说:“你可能被分配到前线,也有机会被分到休战区。”大卫问:“要是我去前线呢?”“可能会负伤,会死在战场上,也可能平安归来。”

●“可是,万一我真的死在……”大卫不敢说下去了。“那你会成为为国献身的英雄。如果你是英雄,又何必害怕死亡?人们会把你铭记在心上!”祖父说。

●听到这里,大卫吃惊极了,他从没想过,居然有这么多好的转机!

●第二周,大卫坐上了军队的汽车。两年后,大卫退伍了,平安地回到了家乡——除了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。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生活照样拥抱着大卫,他依旧能用右手写下这篇文章。

●祖父说的没错,不管身处何种境地,人生总会有好的转机,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。

文史杂谈

青色为何受青睐

□余智鹏

待春风吹散余寒,踏青便是赏心乐事。但是,您可曾想过,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春风明明是吹绿了江南,为什么春季出游不用“踏绿”而用“踏青”?“青色”与“春色”到底有何内在联系?“天青色等烟雨”道出青花瓷一色难求,“青”所指的又是何种色彩?中国画为什么又称为丹青?古人为什么会诗词歌赋之中推崇青色?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,揭开“青”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。

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和青有关的中心颜色词一共有10例,分别为“青、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缥、紺、紫、绿、緌”,其中最为常见且与青色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。古代文学作品当中,有关“青”的诗词歌赋不在少数,大多还以“青青”的叠词出现。例如“青青陵上柏,磊磊涧中石”“东风杨柳欲青青,烟淡雨初晴”“青青河畔草,郁郁园中柳”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”。然而,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确,既可以是荀子《劝学》中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蓝;又可以是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黑;还可以是王安石《次韵景仁雪霁》中“稍见青青色,还从柳上归”的黄绿色。为何古人有时会将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统称为“青”?其实并非古人不识色彩,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,是将文学的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。

青,在先秦时期被儒家归类为五正色之一,五正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,在此基础上将青赋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此“五常”之中“仁”的象征含义。“仁”作为儒家

远远地,听到沉闷的一声“砰”响,好多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。没多久,就闻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爆米花的香味。走近一看,果然有一群人,手里正拿着各种容器,容器内装着还散发着热气的爆米花。

记得小时候在北方,每到快过年时,放学回家的路上,远远地就会听到这种声音。我们老远就把耳朵捂着,眼睛也不敢看那个炉子的“爆破”过程。但实际上心里却很欢喜。常常是飞快地跑回家,拿来各种能够“爆破”的粮食。有的同学拿来玉米,“爆”出来的是“苞米花”;有的拿来大米,“爆”出来的是“大米花”。大家还会互相交换,这样能吃到不同的口味。

那一声“巨响”后,小锅炉里的米花会冲出一个长长的、有着细密网眼的布袋里。等热气消散,打爆米花的人会拎住长布袋的一头,将米花瀑布般地倒出来。我们这些孩子将它们用一个干净的脸盆接住,装好后带回家。一碗米刚好“爆”一盆米花。回家后,等盆里白白胖胖的米花彻底冷却,再装进密封的饼干桶、玻璃罐、布袋中,留着慢慢享用。

那时候,我们会把干燥的食品直接放在衣服口袋里。上学前,我们常常在口袋



思想中重要的品性之一,被中国人保留至今,而“青色”也跟随着“仁”在思想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青色在被归类于五正色之时,悄然已经和方位时空相结合。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记载:“画绩之事,杂五色。东方谓之青,南方谓之赤,西方谓之白,北方谓之黑,天谓之玄,地谓之黄”。而在《说文解字》和

刘熙的《释名》之中“青”又分别被解释为“青,东方色也”和“生也,象物生时色也”。古人为何要将色彩与方位时空相互联系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国古代为农耕文明有关。农耕文明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,农作物作为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受到自然条件控制,不论是久旱还是多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,这也使得古人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。于是他们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,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。《毛诗正义》中记载:“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……然则彼称礼四方者,为四时迎气,牲如器之色,则五帝之牲,当用五色矣。”其实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,“青”不仅礼“四方”,同时也礼“四时”。

《尔雅·释天》中将“春”又称为“青阳”,这是“青”与“春”产生的一次直接性关联。“青”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,是“青色系”的统称,同时又象征“四时”之中的春,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“踏青”,而非“踏绿”。

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?在于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。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、柔和、安详、深沉、朴素的色彩感受,既符合儒、释、道思想对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,又符合当代审美所看重的精神需求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,挥洒在笔墨之间,凝固在瓷器之上,织造在经纬之中,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期望,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、冷静、典雅的精神特质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爆米花香

□林海薇

里塞几把米花,一路上,时不时地伸手到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吃。放学后回到家里,还会把米花放到糖水里,这样吃出的是另一种味道。

其实,我的母亲自己就会做不少美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年四季她总能做出一些美味。冬天的北方,每家都会储藏大白菜、萝卜和大葱。母亲把萝卜切成厚度一厘米左右的片,在每片上再切几刀,然后挂在铁丝或绳子上晾晒,之后放些盐腌制起来,没多久就可以吃了。这些萝卜干既可以当零食,也可以就稀饭,还可以炒菜。快过年时,母亲还会用北方最常用的面粉,做出各种小点心:麻花、油条、猫耳朵、叶片、金果条……普普通通的面粉在母亲的摆弄下,变成了花样百出的小吃。

随父母从部队转业到黄岩,已是上世

纪八十年代初。这时物资供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,许多小时候觉得稀罕的东西都变得寻常起来。比如,在街上可以看到农民担着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在售卖,街巷里时不时地飘来阵阵大海的咸腥味。那些原来母亲做给我们吃的小点心,也可以在街头小店里买到,不必再等到过年才有口福。

但有一样东西,似乎还是只有临近过年时才能吃到,那就是爆米花。

南方的爆米花,与北方相比有些许不同。比如把年糕切成片,“爆”出来的是扁圆形的“糕片”;切成条,“爆”出来的则是长条形的“糕条”。有时候人们还会用豆类来“爆”。另外,“爆”的时候放少许糖精,则多了份松软和甜的口感。

物资越来越丰富,让人们慢慢淡忘了年少时对食物的渴望。平时街上也再难见到,那个巷口的小车和车上小小的锅铲,还有摇炉的人不声不响站起时孩子们见状奔跑的瞬间……

可是,当那不经意的一声闷响传来时,当那特有的香味远远飘来时,便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,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个欢呼雀跃的身影,耳边仿佛听到了一阵阵欢声笑语……